



前漢書卷六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也

幽通賦云黎淳耀北正高辛則曰讚說非也張晏曰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也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

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國伯休甫字也

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職也

世典周史句○宋祁曰浙本此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師古曰職也

曰氏傳古奔字也魏書徐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

還晉奔此耳隨魏國在獻司馬氏因少梁封似謂自

奔非別國不得言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

少梁為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

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中山相在趙者以傳劍

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反劍贖其後也曰如淳

刺苦怪反贖五怪反師古曰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曰秦

惠王欲伐蜀張儀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各反伐於

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

斬音祈古曰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武

安君阮趙長平軍王文穎曰趙孝成將還而與之俱賜死

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

馮期晉說非也華池在左斬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

皇之時蒯贖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武信古君

司馬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武信君非武臣將也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殿羽封印項

王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古

赤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喜

生談談為太史公如夏陽西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喜

副太史公序書如古春秋還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

相史又衛宏所說多不實謂之為公如說非師古曰劉敞

在諸侯制外史尊秦亦有之志謂之為公如說非師古曰劉敞

遷相上安書也衛宏所說亦不實謂之為公如說非師古曰劉敞

大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唐都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黃子

何當師古曰何當儒林傳元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黃子

前黃湯武非受命爭論於上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

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師古曰詩感於詩見詩也各習師

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師古曰易大傳本無曰字越天下

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

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

省耳師古曰省耳不能言發迹雖殊同歸於始但學嘗竊觀陰

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

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然其疆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備循難盡用言然其疆

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別錄云劉家

禮者流於禮官古必者名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  
 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澹  
 古膳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師古千攝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  
 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千攝反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  
 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至於大道  
 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  
 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也無關捷嚴義平曰拆關破  
 捷使森者自止服說也師古曰不商賢絕聖棄知也  
 皆然今書本字黜聰明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明  
 倚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師古曰蚤欲與天地長  
 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  
 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各有禁謂月令也曰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弗  
 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  
 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師古曰茅蓋屋也  
 採枿木也又音茨茲飯土簋獸土刑師古曰刑所以  
 反枿音燒土為之仰反器也糲梁之食師古曰糲  
 糲音扶晚粟七斗音軌為糲師古曰糲  
 晏曰宋祁曰粟本糲作糲師古曰糲  
 羹蓬也古藿豆葉也似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

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  
 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宋祁曰越夫世異時移  
 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  
 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此墨子之所長  
 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  
 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  
 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  
 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各家苛察繳繞  
 師古曰繳纏繞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師古曰專  
 人情師古曰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錯交曰明其名責實參此不可不  
 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不為者功刺大也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無不為者功刺大也  
 因循為用師古曰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  
 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  
 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故曰聖人不巧時  
 變是守師古曰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師古曰言因順時之心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  
 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空也  
 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  
 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元氣之貌光耀天下復反  
 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胡本反光耀天下復反  
 無名師古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字下有以漸本所託  
 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  
 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  
 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太史公既掌天官

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

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則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古

山之南也北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

諸侯之計因焉師古曰會稽九疑山名本茅山也再於此會

傳如浮沅湘師古曰沅沅水出零陵入江北涉汶泗汶泗兩

志汶名在地理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

也音反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還報命是歲天子

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師古曰滯周南

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

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

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

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

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

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夫天

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

讀曰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師古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

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

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

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

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文述曰紬徹書故事而

曹續與同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此說非也

時武帝初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

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受正朔各立明堂朝諸侯

故改建於明堂孟康曰明堂班正朔各立明堂朝諸侯

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先

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之董生仲舒曰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

之大夫壺遂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以為天下儀表貶諸

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也夫

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

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道化春秋以道義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

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

又為曲解云公羊之傳凡四萬何乃忽言減乎學者

史遷豈謂公羊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

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社稷者不可勝數在對向傳並察其所以皆失其本

已師終之紀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之易經及

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故臣弑君子弑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卦文曰易有國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人君父者本無者字而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為

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

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

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

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

則犯師古曰違犯禮義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

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

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

先人曰慮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虞堯舜之盛

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

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

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

清師古曰於讀曰鳥也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

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師古曰且士賢能矣而不用

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

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

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非所謂作也而君比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師古曰世傳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

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

於囹圄師古曰囹圄也用矣退而深惟師古曰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師古曰

之思也師古曰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師古曰

帝得白麟而遷金為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

但取最後一篇各別有辭班氏是也師古曰自黃帝始師古曰

帝末流中加言故傳第七十讀此大妄矣師古曰五帝本紀

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

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

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

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

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謂古曰召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景古曰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音古曰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

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蒼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黈成侯列傳第三十八謂古曰酈成侯周也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饋玉板圖書散亂故書為文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謂古曰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

相繼養其職師古曰養讀與撰同曰於戲師古曰於

於讀曰烏師古曰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字者隨字而別今由為解釋云

則其凶矣師古曰於則其凶矣師古曰於則其凶矣師古曰於

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

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曰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

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

秦漢上計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則年歷差

也師古曰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

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

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

威歸車載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師古曰輔弼股肱之臣

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

令己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

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撰謂藝下

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協六經異傳齊百家

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遷之乃敘云爾師古曰

自此以後乃班其自敘之辭也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張晏曰相沒之表曰者上列傳三紀禮書樂書列傳漢興

策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

兵書張元成之辭曰非也遷既被刑之後為

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爾師古曰序目本家

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其舊交人

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師古曰

任安字卿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曰望

也師古曰而流俗人之言之師古曰流俗其志人僕非敢如是也

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字之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為音誰聽之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

志在泰山子期曰若流水及無足期復為鼓琴絕何則

絃終身不復鼓琴若流水及無足期復為鼓琴絕何則

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師古曰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

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師古曰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

珠也師古曰珠也師古曰珠也師古曰珠也師古曰珠也師古曰

自點耳師古曰自點耳師古曰自點耳師古曰自點耳師古曰

還帝又迫賤事孟康曰還帝又迫賤事孟康曰還帝又迫賤事

孟所供職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師古曰

千卒反也師古曰千卒反也師古曰千卒反也師古曰

同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師古曰同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師古曰

欲使其怨不測度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

雍師古曰雍師古曰雍師古曰雍師古曰雍師古曰

可諱師古曰可諱師古曰可諱師古曰可諱師古曰可諱師古曰

左右師古曰左右師古曰左右師古曰左右師古曰左右師古曰

恨不師古曰恨不師古曰恨不師古曰恨不師古曰恨不師古曰

報也師古曰報也師古曰報也師古曰報也師古曰報也師古曰

辱者師古曰辱者師古曰辱者師古曰辱者師古曰辱者師古曰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

然後

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宋祁曰：浙本故禍

莫憚於欲利○音古曰：憚亦痛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

於辱先而諾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諾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世也○本無世字越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

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景監秦嬖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

於宦豎○師古曰：宦事也事下有字莫不傷氣況怏慨之士乎○師

曰悅○音古曰：悅也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

雋哉○師古曰：雋也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

子之言○師古曰：子之言也侍從天所以自惟○師古曰：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效致也○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  
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師古曰：擗拔也拔取下之  
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師古曰：此矣  
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史令下大  
石故也○師古曰：石故也下大夫○師古曰：下大夫陪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維  
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師古曰：闕茸  
其褒獎也○師古曰：其褒獎也關下也○師古曰：關下也茸毛也○師古曰：茸毛也反言  
是非○師古曰：是非信讀曰伸○師古曰：信讀曰伸列陳也○師古曰：列陳也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  
師古曰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師古曰：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  
差辱也○師古曰：差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師古曰：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  
此按太史公語多創復也尚何言哉○師古曰：此按太史公語多創復也尚何言哉  
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  
繫也○師古曰：繫也負者亦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  
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之中日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師古曰：日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

以望天○師古曰：以望天金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望天望天則不得戴

木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

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舍異路舍所廢也○師古曰：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

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

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從也○師古曰：從也營也○師古曰：營也其素所畜積也

讀曰蓄○師古曰：讀曰蓄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會之孽○師古曰：會之孽謂謂違合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師古曰：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季奇曰挑音說○師古曰：季奇曰挑音說師  
高故云然○師古曰：高故云然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師○師古曰：高故云然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敵數多故云過當也○師古曰：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  
死扶傷不給○師古曰：死扶傷不給猶供也○師古曰：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一國共攻而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李陵壹呼勞軍音火故曰呼○師古曰：李陵壹呼勞軍  
泣張空拳○師古曰：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泣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類李奇  
沫古類字○師古曰：沫古類字類酒面也○師古曰：沫古類字言流血在面如類類也○師古曰：沫古類字  
嚮也沫音呼○師古曰：嚮也沫音呼內反也○師古曰：嚮也沫音呼從午未音類類也○師古曰：嚮也沫音呼  
非是手○師古曰：非是手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  
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量也○師古曰：量也音聊○師古曰：量也

見主上慘懷恒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人分之日自絕其甘而與衆能得

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事已無可

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

功師古曰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瞻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遂下於理拳

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

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

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曰相傳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

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蟻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

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其能死節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

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

不辱辭令其次誣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

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其次鬻髮金鐵受辱師古曰鬻鏡也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

刑極矣師古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

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穿掘地以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文穎曰未遇刑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

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

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在

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

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

為此也師古曰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迺有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

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

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

處皆能勉勵也○宋僕雖怯更欲苟活師古曰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揚

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師古曰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師古曰

傲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師古曰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宋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世傳呂覽師古曰詩三百篇師古曰

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此人皆意師古曰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終不師古曰

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終不師古曰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師古曰凡百三十師古曰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師古曰

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師古曰

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師古曰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回居則忽

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每念斯取師古曰

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閭閣之臣寧得自引師古曰

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師古曰

惑師古曰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師古曰

私指謬乎師古曰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曼辭以師古曰

自解師古曰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師古曰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師古曰

簞文其語不經師古曰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師古曰

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師古曰

本事以為之傳師古曰又纂異同師古曰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師古曰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拾分散數家之事甚多師古曰疏略或有抵牾師古曰相支注不相編也師古曰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

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  
劉說是也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不虛美不隱善  
 故謂之實錄其錄曰實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  
 能以知自全任安書自陳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  
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夫唯大雅既明且  
 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豳民之德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前漢書卷六十二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司馬遷傳晉中軍隨會韓魏注師古曰未詳遷之所  
 說○臣召南按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  
 作魏耳又按隨會奔秦時未為中軍將也史文以  
 後官冠其名  
 錯孫斬○斬史記作斬又昌生毋擇史記作無澤  
 神形蚤衰○蚤衰史記作騷動又因物與舍史記作  
 因物與合  
 遷生龍門注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  
 縣北云云○臣召南按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  
 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即遷所生之  
 地師古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  
 門一山跨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應作秦州唐  
 武德元年於隋汾陰縣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此  
 龍門縣在漢為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  
 今日河津縣非遷所生地在西岸者也  
 還報之曰少卿足下○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此篇字句與文選多異  
 助語辭亦多不同今但依漢書各本校正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臣召南按文選  
 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  
 字下甚順  
 俱居門下○文選注云謂同為侍中官  
 不韋還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臣召南  
 按呂覽為不韋相秦日著故能懸之市門即韓非  
 書亦在遊秦之前也此書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  
 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為自己發憤著書比  
 劍故專引孫臏邱明  
 且負下未易居○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  
 文為明顯

前漢書卷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

王夫人生齊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博，師古曰博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禱。

東方朔枚舉作禱祝，師古曰祝辭也少壯詔受公羊春秋長，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也少讀如本守，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

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博望觀也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別也。

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家車行為道，指使者入車馬，太子求恐也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公主也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

音抗，又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

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

讀曰避，辟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

師古曰矯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

蘇林曰家史皇后史也，臣為皇后史及太子史耳，攢說是也，此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素扶蘇事耶。

韋昭曰始皇扶蘇而立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

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比侍中皇后見經，師古曰經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倚華反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射士中

斬充以狗彘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充其情實故以彘之令毒痛耳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捕，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不肯捕也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

師古曰計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苟悅漢紀也，得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師古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君臣不臣父道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  
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  
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警叟師古曰中當

也言不當其意反意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伯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  
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

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陛下顯而用之

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師古曰陛下顯而用之  
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高塞而不通師古曰隔太子

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  
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子盜父兵以

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  
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

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疎  
樂易之君子不當信宜深察也師古曰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陛下不省察  
深過太子師古曰罪過而深責之師古曰發威怒舉大兵而求之

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  
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號以惡名失其善無號之  
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諫結曰怒殺之而刺其心也忠臣竭

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如古聖王也所以所人以其心也忠臣竭  
在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也古聖王也所以所人以其心也忠臣竭

豺虎師古曰願投與猛獸食之師古曰也言語讒之人誠唯陛  
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道天古性之親也母患太子之

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也古性之親也母患太子之  
倦師古曰倦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

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號  
其地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閩縣東南

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  
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

自度不得脫師古曰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  
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

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  
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邗侯

為其解救太子也師古曰邗音于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  
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

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  
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

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

存猶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  
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

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師古曰  
名苑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太子家北

則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  
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

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云宋祁曰楊本  
六字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

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  
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謹行視

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師古曰行音下更也

反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盜法曰盜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盜宜曰  
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  
子盜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  
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闕鄉邪里聚  
為戾園師古曰戾舉目使人也戾音許密反闕字本  
從戾其後轉訛遂作門中受耳長安白亭東為戾  
而郭璞迺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長安白亭東為戾  
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  
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  
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  
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  
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  
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  
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廟立子閔為齊王師古曰湯曰  
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曰  
茅與之首以自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  
子為而立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  
詔師古曰共讀曰惟命不于常惟德是輔善則得之  
惡則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  
則君子懈師古曰懈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  
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德則能盡爾心信教也厥有愆  
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嗚呼保  
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閔母  
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  
巧邊吐師古曰薰鬻亮時匈奴奴號也孟康曰吐音萌  
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師古曰朕命將率徂厥罪  
徂師古曰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師古曰張率二帥也  
宋並作曰別本三降旗奔師師古曰其旗曰昆邪王偃薰鬻徒  
域師古曰匈奴徒漢北師古曰劉北州以委也師古曰臣贊曰古級安字  
也師古曰委音他果反是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棊德師古曰棊德棊薄也  
字師古曰非也師古曰毋迺廢備師古曰毋作怨毋作棊德棊薄也  
從徵習張晏曰士不素王其戒之且壯大就國為人辯  
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  
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  
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  
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  
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  
肯哭曰璽書封小師古曰文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  
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以問禮儀為各  
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問帝崩所病師古曰何病而崩  
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宮  
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  
不出臨師古曰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  
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  
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  
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遠  
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開也封泰山禪  
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古  
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

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

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

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非常

群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師古曰休也獲奉北藩親受明

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也任重職大

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

周之建國也師古曰周也上自召公下及昭

襄師古曰昭也于今千載豈可謂

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

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

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橋也

正也師古曰橋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

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即

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

也師古曰索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

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為皇帝諸侯

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也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

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

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

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

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

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

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也郎

中韓義等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

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也告之青州刺史雋不

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

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且姊鄂

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武帝之舅

當是信子頃侯充耳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

權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

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也賂遺蓋主

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

過失與且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章也

日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

服四夷輕弱骨肉師古曰骨肉也顯重異族廢道任

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師古曰呼也

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

火焉師古曰火也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也

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也

承明繼成師古曰承也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

朋非毀宗室師古曰毀也膚受之愆日騁於廷惡吏廢

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也臣聞武帝使

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宜為典屬

國師古曰國也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搜也

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許令人為燕王旦上書  
耳燕王何以得知之曰朕知此書許人將軍都郎屬  
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  
巨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  
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  
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  
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  
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  
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  
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  
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  
讀曰正謹不可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出兵陳  
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  
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  
叔今右將軍物故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  
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  
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廁中豕羣出壞大官  
竈師古曰廁養豕烏鵲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  
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  
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  
祠葭水台水音灼曰地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王  
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  
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政志王愈憂恐謂廣  
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  
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  
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  
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

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憊師古曰憊音滿又音置酒萬  
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  
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  
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讀如華容夫人起  
舞曰髮紛紛兮實渠孟康曰實渠音渠髮歷歷掛岸也  
徒是也真音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居音居母求死子  
令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置  
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  
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  
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欲自殺左右曰黨  
得削國師古曰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  
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  
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  
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  
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鄼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  
灌嬰等從高皇帝壑蓄除害耘鋤海內師古曰當  
此之時頭如蓬葆頭久不理如蓬葆羽葆也師古曰  
服虔曰三字上有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  
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  
之四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  
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  
目復奉齊耐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旦得書以符  
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謝相二千  
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  
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

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  
日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  
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  
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朱初曰二十九年子嘉嗣王  
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  
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  
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劉歆曰古人有言曰  
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三

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烏呼悉  
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言當慈惠於下也就就順

上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奸逸遊之專邇近  
也桐音通桐惟法惟則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

作威師古曰周書洪範云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  
宜戒慎勿令後音羞辱之事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

江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

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  
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

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  
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胥

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詛音古巫鬼之事胥  
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詛音古巫鬼之事言吾必

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禱以禱

先崩也塞音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

信女須等師古曰寢古也寢古也數賜子錢物宣帝即位

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

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  
後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

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  
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棄市

相勝之奏奪王射陵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

莖上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  
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  
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

訊師古曰訊問也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  
有之師古曰訊問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

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  
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王

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欲久生者  
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奉天期兮不得須臾

當死不得復延年師古曰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  
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死無

悲戚心懷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驚為樂師古曰言死無  
樂也師古曰言死無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無

長也師古曰言死無反也師古曰言死無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無